

张教立◎著

北京 部队大院

超越激情与亢奋，揭开部队大院的神秘面纱

机关干部の官场进退 随军家属的悲喜冲突
部队子女的情爱纠葛

原生态展现部队大院私生活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张教立◎著

北京 部队大院

超越激情与亢奋，揭开部队大院的神秘面纱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京部队大院 / 张教立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2.06

ISBN 978-7-5354-5864-3

I. 北… II. 张… III. 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85717 号

策 划  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

公司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C 座 6 楼

公司网址 <http://www.cjcb-ty.com>

E - mail hb_tianyi@yahoo.com.cn

出 版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书 名 北京部队大院

著 者 张教立

责任编辑 夏金波

发行电话 027-87679087 87679362 传真: 027-87679980 87679300

印 刷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4

字 数 236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54-5864-3

定 价 23.8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87679308 87679263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自序

北京有多少个部队大院？

恐怕很少有人能够说得清楚。仅在城区一条著名街道的几公里地段内，就有六七个一个紧挨一个、分别工作和生活着几千乃至上万人的部队大院。一个部队大院就是一个社会。

部队大院的人们又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？

这就更犯难了。北京的部队大院戒备森严，凭证出入。尽管我们窥探和猜测，它在老百姓的心目中，依然是一个极其神秘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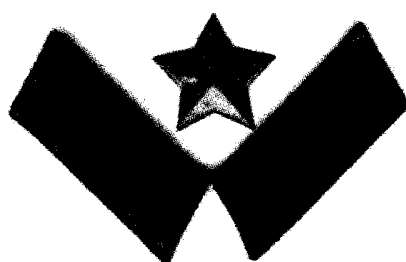
民道、官道，道道是学问；家事、国事，事事皆文章。

我是个在北京的部队大院工作和生活多年的老兵，不如给您介绍一些部队大院的新朋友，他们之中，有位高权重的将军，也有平凡的士兵；有身居要职的军人干部，也有普通的随军家属；有老年人，也有年轻人——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私生活，拨开层层迷雾，去揭开问题的答案吧。

作者



北京部队大院





目录

一、士官非官 /001

二、随军家属 /033

三、异花果 /073

四、城市的星空 /115

五、将军楼 /151

六、双色树 /189

士官非官

北京
部队大院



一、
士官非官



—

廖火炕今天是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，他主要负责后勤部办公楼楼道和几个公共厕所的卫生。

在夏天有空调、冬天有暖气的办公楼里搞搞卫生，在楼高路宽的北京城里出公差，当然要比在老家种地轻松得多，廖火炕从新兵连分配到机关以后，不怕出力气，就怕多说话。

新兵训练那几个月，廖火炕见到的最大的官是新兵团团长，那是个肩膀上扛着两道杠两颗星的精干汉子。等来到机关一看，好家伙，两道杠两颗星的首长多得很，两道杠三颗星、四颗星的首长也有不少。老兵们说，他们都比团长的官大。刚到公务班的时候，廖火炕有一次偷偷地问与自己住在同一个宿舍的老兵杨彦军：“我今天看见一个肩膀上扛着黄牌牌的首长，年纪比较大，他犯错误了吧？”

杨彦军奇怪地反问他：“你怎么会想到他犯错误了呢？”

“我在电视里看到踢足球时对犯错误的球员都是‘黄牌警告’。”

“傻帽，扛黄牌的都是高级首长，将军！后勤部干部中最高的军衔。”

杨彦军的嗓门很高，似乎是为廖火炕的无知而生气。

在此后的几天时间里，廖火炕吓得在杨彦军面前一直不敢大声说话。

前一段时间，都是一个老兵带一个新兵干活，廖火炕跟着老兵，多干活，少说话，注意观察老兵的举动，学习老兵的言语，处处小心谨慎，腚眼里有屁都只能慢慢地往外挤，生怕说错了话，办错了事。直到今天下午，班长才给新



兵们分派了任务,让他们放单飞。

廖火炕把自己负责楼层几个厕所的坐便器、小便池、窗台、洗手盆都认真地擦拭干净,抄起拖把开始拖楼道的地板。

楼道里的灯光不是很亮,廖火炕认真地盯着地面,把角角落落都拖得很干净。班长说,公务员们每天搞完卫生以后,他都要仔细检查,第二天对检查情况进行讲评,廖火炕想给班长留个好印象。

楼里边靠近电梯的一间办公室里还亮着灯,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,白炽灯光从门下面的缝隙里挤出来,在走廊的地面上画出一条光带。廖火炕心想,这么晚了,应该不会再有人在办公室里,肯定是哪位首长下班时忘记关灯了。廖火炕站在门口外边犹豫了一下,觉得自己应当敲敲门,如果里边确实没人,就进去把灯关了,做一件好事。

廖火炕屈起手指,轻轻地叩门声在寂静的走廊里非常清脆。

办公室里一声响亮的“请进”,把廖火炕吓了一跳。

廖火炕不得已推开门,看到一胖一瘦两个干部正坐在并在一起的两张办公桌上打电脑。

廖火炕只好进屋,声音哆哆嗦嗦地说:“首长,我……”

胖干部对廖火炕说:“小同志别紧张,有话慢慢说。”

“我是想问问首长,需要不需要我干、干点什么。”

“不需要,办公室的卫生我们明天上午上班时自己打扫。我以前没有见过你,是刚分来的新兵吧,哪里人?”

胖干部又问廖火炕。

“首长,我是刚来的新兵,老家是内蒙赤峰。”廖火炕局促不安,放下拖把,立正站好,挺直了腰板回答。

“以后与我们说话不要那么紧张,请稍息!你家在赤峰城里?”

“不,是乡下的。”廖火炕把刚伸出去的三分之二个左脚掌快速收回,依然立正站好回答。

“今年有十六岁了吧,是谁把你‘抓壮丁’抓来的?”胖干部又笑着问他。

“报告首长,我是接兵团接来的,不是别人抓来的,我也不是十六岁。”廖火炕挺了挺腰板,悄悄踮起脚后跟回答。

“不是十六岁!那您老人家高寿?”



“我今年十、十八岁！”

“十八岁？十八虚岁，而且是虚两岁吧！”

“首长，我、我真是十八岁，入伍前就已经工作了。”

“干什么工作？”

“在城里的工厂打工。”

“打了几年工？”

“两个半月。”

“嗨！那也算是老师傅了。你在乡下长大，当过工人，现在又参了军，工、农、兵都干过，不简单呀！”

“是，首长！”

“我不是首长，以后不要喊我首长，我与你一样，是‘脚’长，在机关跑腿办事的。”

“是，首长！”

“怎么还喊首长？”

“是，脚、脚长！”

“‘脚’长可不好听，你以后喊我郝助理就行了。”

“是，‘好’助理。”

另一个身材瘦一些的干部也停下敲击键盘的手，抬起头，笑着对廖火炕说：“小伙子，别那么拘束，你干活累着了吧，来，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。乐意在机关当兵吗？”

廖火炕没敢挪地方，更不敢往椅子上坐，笔直地站着回答：“乐意，不过，我更乐意当海军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爷爷说了，海军打仗是用炮，陆军打仗是用枪，打起仗来打炮比打枪过瘾。我爷爷还说，美国人现在有航空母舰，咱们以后造航空公舰，日他个狗娘养的。”

胖干部和瘦干部都哈哈大笑起来。瘦干部问廖火炕：“你是什么文化程度？”

“我？文化程度？高中毕业！”

“我知道，你们当中的有些人，特别是偏远农村来的，不管是小学毕业或是初中毕业，入伍时‘文化程度’一栏里都填‘高中毕业’。”



廖火炕红了脸，没敢吭声。

“文化程度低没关系，到部队以后还可以再进行文化学习。”

“是，好助理。”

“你怎么喊我也喊‘郝助理’？”

“我们班长说，部队机关里司令部的参谋多，政治部的干事多，后勤部的助理多，我觉得后勤部的助理都是好助理，没有孬助理。”

“他姓郝，你喊他郝助理。喊我要喊阎助理，我姓阎，阎锡山的‘阎’，知道阎锡山这个人吗？”

廖火炕摇摇头：“不知道！”

“前一段时间电视里有一些很火的相亲节目看过吗？其中有一档节目里有一个女孩子叫闫凤娇，这个人你应该知道，阎助理与她是一家子。”姓郝的助理在一旁对廖火炕说。

廖火炕点点头说：“相亲节目我们都爱看，但是班长让我们每星期只看一次。我知道闫凤娇这个人，她长得很漂亮，就是太傲气，谁都看不上，听别人说她还是个模特。”

阎助理打断郝助理和廖火炕的对话，不满意地对郝助理说：“你以为我们姓阎的没好人了，我说我姓阎锡山的‘阎’已经够难为情了，你把最近争议很大的其他姓氏的人也往我们阎姓里边拉，不是让我更没有面子了吗！”

郝助理反驳阎助理说：“我略懂一些姓氏方面的知识，《说文解字》里有‘阎’无‘闫’，‘闫’是后世俗字，严格起来讲它并不是单独的姓，只是‘阎’的误用简化字。”

廖火炕看到两个助理员在那里打嘴仗，都没有注意自己，捡起拖把就想悄悄地溜走。正在这时，公务班班长蒋正平在办公室门外边喊他：“廖火炕，你这边的卫生搞完了吗？”

“班领导又亲自到第一线检查工作来了，进来坐一会！”郝助理听到外边是蒋正平的声音，便停止与阎助理的口舌交火，笑着招呼他。

蒋正平走进办公室，朝两个干部点点头，笑笑说：“谢谢郝助理，我们今天的卫生还没有搞完，以后有时间了再来坐。你们正在加班，就不打扰了！”

蒋正平说着，扯着刚刚退到门口的廖火炕的衣袖，把他拉出了办公室。



二

班务会一般都是在蒋正平的宿舍里开，蒋正平的宿舍里放有并在一起的三张三屉桌和七八把椅子，算是宿舍兼会议室。

蒋正平个头不高，身材消瘦，表情严肃，不苟言笑。从外表看，他对班里的战士都一样，不冷也不热，恒温三十七度。用老兵杨彦军的话说，他的优点是工作认真，一丝不苟；缺点是说话随便，有时不着边际。

“今天的班务会，我先讲四个问题……”

蒋正平看到全班九个人都到齐了，坐好了，便开始讲话。

“班长同志，今天的班务会能不能简单一点。”

说话的是中士杨彦军，中士就是以前的二级士官。

杨彦军是公务班战士中的元老，已经在公务班工作了三四年。他本来是机关汽车队的小车司机，因为车辆事故受过处分，发誓一辈子不再开车，才被“下放”到公务班搞卫生的。公务班只有他敢在蒋正平面前发表不同意见，还时不时地与这个比瘪谷子还要小几级的直接领导出点难题。

“咱们开班务会，我一没有让全体起立，二没有让奏音乐唱国歌，还不够简单呀！我知道你是希望班务会早点开完，好回去给女朋友打电话。”蒋正平对杨彦军今天在几个新兵面前打断自己的讲话不太高兴。

“女朋友的电话早打晚打都没有关系，我主要是觉得大伙工作一天比较累了，开完会好早点休息。”杨彦军狡辩。

“身子累了歇一歇就可以恢复体力，心太累了就会影响工作。杨彦军同志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和你那个女朋友的关系不要发展得那么快，互相多了解了解没有坏处。我有个老乡，来北京打工五年，在一家公司从送货员干到销售经理，他把老家的女朋友甩了之后，与附近宾馆餐厅的一个女领班好上了。那个当领班的女孩子长得不错，我与她见过一面，一说话脸上就有两个小酒窝，声音甜得让人听了心里发腻。我那个老乡对她，先上眼，再上心，接着上床，最后才知道上当。那个女孩子认识我那个老乡之前，就同小张、小王、小李、小赵、小刘、小马……注意，排名不分先后……等七八个男孩子交过朋友，她的那一份虚情假意，都被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地零售掉了，到我老



乡这里也只是剩了库存尾货。敢情人家压根就不是要与我的老乡搞对象，而是‘逗你玩’，她把我老乡积攒的六七万块钱花光以后，连手都懒得挥一下，就‘拜拜’了。”

“蒋班长，你看问题有些片面，很多事情不能一概而论，看人也是这样。”杨彦军有些不满地说。

蒋正平听不进杨彦军的话，不屑地说：“现在有些城里的女孩子，从外表看很单纯，其实心眼多得很，跟马蜂窝差不多。她们见了钱不仅仅是眼开，连嘴巴都张得大大的，恨不能从嗓子眼里再伸出一只手来。她们喜欢白马王子，更喜欢‘宝马男’，因为‘宝马’比白马值钱。还有些女孩子虽然真心实意地想找个男朋友，不同于玩弄我老乡感情的那个女骗子，但是态度也很不严肃，朝秦暮楚，见异思迁，今天想着跟姓张的谈，明天想着跟姓王的恋，后天又想着跟姓李的爱，整个脑袋壳就是一个男生集体宿舍，她们不会为我们这些穷当兵的在那种宿舍里安排一个床位。”

“班长同志，不要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，你现在对有些问题的认识水平，最多只能与领导我们搞搞卫生相适应，你还是先讲讲今天准备讲的四个问题吧，讲完了我们好回去休息。你讲话时我不再插嘴，我们谈女朋友时你也不要‘插足’。”

“什么是插足，你以为我是在破坏你们的恋爱关系或者是侵犯你们的隐私吗？不对！作为班长，我要知道你们是不是在谈恋爱，女朋友叫什么名字、干什么工作，以及对你们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，这样才能在政治上给你们把住关。我们班现在分心走神的好像还不止杨彦军同志一个人，林长青同志，我最近发现你总是在接女同志的电话，是不是也在谈朋友？”

身材胖胖的林长青是个下士，下士也就是以前的一级士官，由于资历较浅，他在蒋正平、杨彦军等几个老兵面前比较客气。听到班长问话，他连忙红着脸说：“报告班长，我与来过电话的那个女孩子说不上是谈朋友，她来北京打工时间不长，我与她是老乡们在一块吃饭时刚刚认识的，只是互有好感而已。”

“什么而甲而乙，互有好感了还不是谈恋爱，我听别人说她姓林对不对？”

杨彦军在旁边忍不住小声嘟囔了一句：“克格勃！”

“对，她叫林玉洁。”林长青诚实地回答。



“你姓林，她也姓林，你们俩是‘同姓’恋呀！她与你是一个县的老乡？”蒋正平穷追不舍，认真地又问。

“我们俩是前后村，相距只有三里地。”

“你们现在不但是‘同姓’恋，看来以后还准备‘近亲结婚’，她是干什么工作的？”

“美发厅的材料组组长。”

“嗨，大小也是个领导干部，你与她一结婚就成了干部家属。”

“不，不，班长，她没有你的官大，也没有你手下的兵多。”

“我这个士官的职务虽然也带个长，但本质上还是个战士，不是官。我手下的兵也不多，把你们的名字都刻在木头块上，还不够做一副象棋用的。”

杨彦军听到班长的话越扯越远，夸张地抬起左胳膊，看了看手表，接着又大声地叹了一口气。

蒋正平不满地看了一眼杨彦军，又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过问你们的个人问题，只是想告诉你们，按照部队的规定，战士不准在驻地谈恋爱。我对这条规定的理解是，‘不准在驻地谈恋爱’是指不在驻地与当地的异性谈恋爱，而你们在当地谈的都是从家乡来北京打工的女孩子，这应该没有违反部队的规定，但是谈恋爱不能影响革命工作。同时我要提醒你们，在婚恋这个问题上要特别慎重，不要过高地估计自己，我们现在虽然在首都北京工作和生活，但是在这里只是‘三无’产品：一无户口、二无资金、三无关系，地方上的公务员，人家那是国家干部；部队的公务员，不过是个勤务兵，干杂活的！”

蒋正平看见杨彦军在不耐烦地皱眉头，便给下滑的话题踩了一下刹车，不情愿地说：“好啦，其他的话不再多说了，现在开班务会，我先讲第一个问题……”

三

廖火炕这两天心情有些郁闷。

在前天晚上的班务会上，蒋正平严厉地批评了他。“工作时间进办公室与干部聊天”是班长给他定的“罪名”。

廖火炕战战兢兢地解释：“我搞卫生时看到有一间办公室里边的灯亮



着,以为是哪位首长忘记关了,就敲了敲门,心想,如果里边没有人,门又没有锁,我就进去把灯关了,结果——”

“问题就出在这里。”蒋正平打断他的话说,“我们的任务是搞好楼道和厕所的卫生,没有义务去管办公室里的事。没有特殊情况,我们不能随便敲办公室的门,以免干扰干部们的正常工作。如果你发现有的干部下班时确实是忘记关灯或者是忘记锁门了,一般情况下,要先想办法告诉这个办公室的干部或他们的同事,他们如果委托你进屋关灯,你才可以进入办公室,把灯关掉,把门关好。这件事假如以前没有给你们讲过,那是我的责任,记得你们刚来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一次,如果你们的脑袋患了消化不良症,没有理解我讲话的意思,不按我说的去做,对不起,那就要挨批评了。”

“班长,你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听,是我的不对。”廖火炕认真地检讨说。他胆怯地看了一眼蒋正平,又接着往下讲:“不过,我没有与干部聊天,是他们问我话。”

“他们问你话,你可以认真地回答,也可以礼貌地拒绝,前提是不能影响正常工作。我们虽然和干部们都在一个机关工作,但是工作分工不同,地位作用也不一样,他们是栽在盆里的花,我们是种在地里的草。他们的工作时间也是我们的工作时间,他们的空闲时间,有时候还是我们的工作时间,‘战士’这个称呼给予了我们太多的义务,要求我们必须时刻努力做好工作。当然,它也给了我们应有的权利,这我就不多说了。”

蒋正平的话,廖火炕有的听明白了,有的没有听太明白。昨天,他本来想找班长谈谈,请他指点一下自己在其他方面还要注意些什么问题,但是看到蒋正平这一天有点倒霉,用蒋正平自己的话说是“严重的霉气中毒”。早上运气不好,不知是谁在刚拖干净的楼道里扔了一个香烟头,秘书处长看到后,批评他卫生搞得不彻底;中午手气不好,与杨彦军下军棋是下一盘输一盘,被杨彦军戏称为“常败将军”;晚上脚气不好,两只脚丫子痒得他心烦意乱,到处找达克宁;全天的脾气都不好,看到公务班的人就想发火。

办公楼的卫生,在正常工作时间是晚上打扫,双休日是早上打扫。今天是星期六,廖火炕起得比较早,楼道里空空荡荡,了无声息。他闷闷不乐地拖完了二楼楼道的地板,打扫完了厕所的卫生,提起水桶,拿着抹布,刚准备上三楼继续打扫卫生,看到蒋正平手里拿着抹布,从楼梯上走下来对他说:“楼上的卫生我已经搞完了,你不要再上去了。”



廖火炕看到班长休息日帮助自己搞卫生,感动地说:“谢谢班长!”

“这还用谢吗?我是看你年龄小,还不到十七岁,不忍心把你当壮劳动力使唤。”蒋正平说着,指了指走廊中间休息厅的沙发,对廖火炕说,“咱们在这里休息一会再干!”

蒋正平用手背抹了一把额上的汗水,对坐在对面的新兵说:“我看出来你这两天情绪不高,可能是对我前天在班务会上说的有些话接受不了,我当时的本意是想提醒你们,在大机关里工作要学会善待别人和保护自己。”

廖火炕点点头说:“班长,我知道您是为我们好,善待别人我懂,就是对自己要严,对他人要宽,我爷爷说……”

“你来到了部队就不要总是‘我爷爷说’。”蒋正平打断廖火炕的话,“在这里,你们几个主要是听我说,我主要听行政秘书说,行政秘书主要听秘书处长说,一级受一级指挥,一级对一级负责。”

廖火炕红了脸,不好意思地说:“班长,您说的话这次我记住了,不过,我对您刚才讲的‘保护自己’这句话不太明白,难道在大机关当兵还能有什么危险吗?”

蒋正平看了看廖火炕,叹了一口气,后边的话有点语重心长:

“当然有,不过,我所说的危险,不是来自别人,而是来自自己;不是身体伤害,而是思想影响。机关里干部多,他们都是我们的首长,我们是他们的服务保障人员。他们是大树,我们看他们要仰视;我们是大草,他们看我们不用低头。”

廖火炕心里在想,班长前天还说机关干部是栽在盆里的花,今天又说机关干部是大树,盆里的桂花苗倒是可以长成桂花树,不过这也长得太快了,才两天时间。

蒋正平似乎是发现了廖火炕思想走神,用犀利的眼光盯住他问:“你是不是没有认真听我讲?”

“不是,不是!”廖火炕连忙摇头。

“但是,大树有大树的神圣,小草有小草的尊严,我们要自知,但不能自卑。”蒋正平接着往下讲,“北京是个好地方,天子脚下,首善之区,北京的部队领导机关更是许多战士想来而来不了的地方。机关好比一个果园,这个果园里的甜果子很多,比如生活条件比部队优越,考学、转士官等方面的政策也比部队宽松。但是,你要想吃到果园里的果子,必须先学会爬树的本领,我